

FOLLOWING THE EQUATOR

【美】马克·吐温 / 著 刘荣跃 / 主编 颜薇薇 / 译

探险之旅 感受探险史上的惊世壮举 领悟文明征程的伟大精神

赤道 不仅有阳光

入选《Adventure Magazine》世界旅行探险文学一百强
与马克·吐温一起环游赤道



出发,沿着赤道线,我们将在马克·吐温笔下与这个星球的神奇相遇。在轻轻地触摸和叩问中,我们有可能从此相信奇迹。

吉林人民出版社

尾声

赤道 不仅有阳光

[美] 马克·吐温 著

刘荣跃 主编

颜薇薇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赤道 不仅有阳光/(美)马克·吐温(Twain,M.)著;颜薇薇译.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1

(探险之旅)

ISBN 978-7-206-05444-0

I.赤… II.①马… ②颜… III.游记—作品集—美国—近代
IV.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8917 号

赤道 不仅有阳光

主 编:刘荣跃

著 者:[美]马克·吐温 译 者:颜薇薇

责任编辑:罗建强 封面设计:张 娜 责任校对:孔令彦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70mm 1/16

印 张:13.5 字数:148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444-0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者序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4本书,名曰“探险之旅”系列,包括《南极 还没有足迹》、《赤道 不仅有阳光》、《西部 还没有牛仔》、《尼罗河 源头何处》,是我们数位译者经过数月辛勤的劳动,“再创作”出的作品。这种再创作不仅体现在翻译本身——对每个词句的处理上——也体现在对原著的选取上。我们尽量选择原著中最精华的部分,并精心制作成一套图文并茂的精品图书。

发现与探索是一件既令人兴奋又颇有意义的事。其中充满着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而人具有了这样的精神便十分可贵。人只有在不断的发现与探索中才会有创新,有了创新才会有发展。无论做什么工作我们都很需要有这种精神。循环往复的生活毫无乐趣,只有不断探索创新的生活才充满生机与活力。人之所以有好奇心,就是因为潜藏着这种可贵的探索精神。

我们出去旅游,可看见各种各样新奇的人和事,从而变得见多识广,丰富自我。而一辈子不出去走走看看的人,必然会孤陋寡闻,于自身的发展也十分不利。但另一方面,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不可能走很多很多地方。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读一些游记之类的优秀书籍,跟着作者间接地去“旅游”一番,这也是一种学习提高的过程。尤其是世界上有不少地方很多人一辈子是根本无法去的。比如南极之旅,我们可能做到吗?还有本系列中其他的那些神奇探险,我们多数人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因此读读这方面的杰作就有了必要,有了价值。

这便是本系列的设想和意图。作者或是有名的探险家,如挪威的罗德·阿蒙森,英国的约翰·汉尼·斯皮克;或者是著名的作家,如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幽默大师马克·吐温。作品都是公认的杰作。它们展现给读者一个个奇妙的世界,令人神往,使人大开眼界。

虽然是过去的佳作,但其历史地位和意义是任何其他类似的书无法取代的,这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本系列的特点重在“首次”二字,它们是人类历史上对某个地



赤道 不仅有阳光

方——如南极、尼罗河——进行的首次或初次探险。也许后来的一些探险更加激动人心,有了更多的发现,但这种首次探险的成果和其中所包含的故事,都自有其特有的意义。

参加本系列丛书翻译的多是全国各大学的老师,他们在教学之余也从事着自己喜爱的翻译工作。我们为从事这种艰巨而崇高的文化传播事业深感自豪,眼见一部部译著问世,我们感到由衷的喜悦。人生一辈子最幸福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同时又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和事业。

在此特别感谢吉林人民出版社为出版这套书所作出的努力。祝愿今后有更多机会共同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我们也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对本系列图书提出宝贵意见,一定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

刘荣跃

2007年6月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刘荣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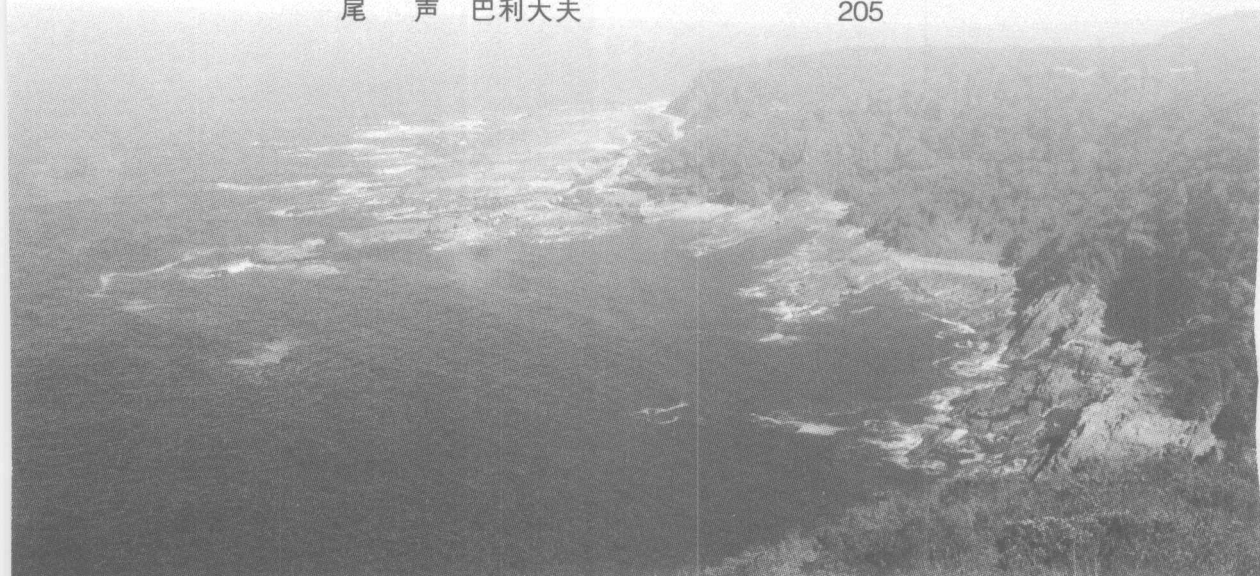
第 1 章	扬帆启航	章 001
第 2 章	望岛兴叹	章 004
第 3 章	穿越赤道	章 007
第 4 章	南十字星	章 011
第 5 章	斐济之行	章 014
第 6 章	动物学家	章 017
第 7 章	初到澳洲	章 020
第 8 章	澳洲牧场	章 025
第 9 章	社交生活	章 028
第 10 章	在火车上	章 030
第 11 章	赛马盛会	章 034
第 12 章	历史风云	章 038
第 13 章	阿德莱德	章 044
第 14 章	土著传奇	048
第 15 章	霍尔舍姆	054
第 16 章	巴勒拉特	059
第 17 章	陈年往事	062
第 18 章	斯巴达人	068

目 录

第 19 章	霍巴特城	1074
第 20 章	走马观花	1078
第 21 章	弗洛拉号	1082
第 22 章	岛国温泉	1086
第 23 章	载客绝技	1089
第 24 章	旺加努伊	1092
第 25 章	重返悉尼	1095
第 26 章	锡兰风光	1097
第 27 章	天方夜谭	1105
第 28 章	活佛来访	1111
第 29 章	无声塔下	1117
第 30 章	盛大庆典	1121
第 31 章	瘟疫之城	1124
第 32 章	印度火车	1127
第 33 章	应邀骑象	1131
第 34 章	朝圣庙会	1134
第 35 章	印度神学	1143
第 36 章	天堂之路	1148

目 录

第 37 章	神圣之河	153
第 38 章	访问地牢	159
第 39 章	在高山上	163
第 40 章	山间飞车	168
第 41 章	战地重游	173
第 42 章	解聘撒旦	177
第 43 章	毛里西亚	184
第 44 章	海岛风貌	188
第 45 章	航行见闻	191
第 46 章	苦行僧人	194
第 47 章	非洲印象	198
第 48 章	钻石王国	201
尾 声	巴利大夫	205



第1章 扬帆启航

一个人也许没有什么坏习惯，却可能有更坏的习惯。

——《傻瓜威尔逊的新日志》

我们在巴黎呆了两年之后，便从那里出发，开始了此次环球演讲之旅。我们先乘船到美洲，在那里做了些旅行的准备工作。我的两名家人被选作我的旅伴。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我的一颗宝贝疙瘩，其实就是我的一颗红疹子^①。在字典里面，“红疹子”就是“红宝石”，是个稀罕玩意儿。字典可是严肃得很，不开半点玩笑的。

仲夏时节，我们从纽约动身向西旅行。从行程开始到太平洋地区为止的一切演讲事宜，均由庞德少校负责。沿途的天气都很热，到了最后两周，不巧赶上俄勒冈和英属哥伦比亚的森林大火烧得正旺，我们被滚滚浓烟熏得简直喘不过气来。抵达西海岸后，我们只等开船出发了。孰料海轮在一片浓烟之中迷迷糊糊地上了岸，不得不送进船坞维修。我们只好又在岸上薰了一个星期。等到最后，我们终于出发了，这次横穿北美大陆的蜗牛式旅行在整整40天后也终于宣告结束。

下午3点左右，在一片波光粼粼的夏日海面上，我们向西启航了。这是一片迷人的大海，清澈而凉爽，显然受到船上所有乘客的欢迎。在饱受了过去数周的尘烟之苦和旅途劳顿之后，我自然也高兴大海的来临。这段航行让我可以几乎不间断地享受3个星期的闲暇时光。此时此刻，整个太平洋就展现在眼前，我们悠哉悠哉，自由自在。在远处的烟云深处，若隐若现的是维多利亚城，转眼间它就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我们收起了望远镜，带着一丝满足、安安静静地在椅子上坐下，不想椅子在我们身下统统分了家，让我们在全体乘客面前出了一回丑。这些椅子是由维多利亚城最大的一个家俱店打造的，虽然一打也不过几个法

^①原文是carbuncle，有“红疹子”和“红宝石”两种意义。



太平洋上的船

寻^①，却是我们花了货真价实的好椅子的价钱买下的。看来，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远航的人仍然需要自备甲板椅，要么就干脆不坐，就像在被人们遗忘的古老的大西洋时代——那些航海的黑暗年代里一样。

我们乘坐的这艘轮船颇为舒适，可我们吃的却是海轮上的一般伙食，原因是上帝提供的大好原料不幸遭遇了魔鬼掌勺。船上要遵守的规矩也同游弋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任何其他地点的轮船上的规矩一样完善。这艘船对热带地区航行的安排并不尽如人意，不过也无所谓，因为对于往返于热带地区的海轮而言，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船上的蟑螂实在太多，可是对于夏季航行的海轮来说，这也是家常便饭——至少长期经营该业务的海轮如此。

我们的那位年轻船长非常帅气——个头挺拔、身材匀称，漂亮的制服穿在他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他是一个秉性善良、彬彬有礼的人，言语客气得像是在奉承人。他温和亲切、举止优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立刻充满会客厅的和睦气息。他从不进吸烟室，没有不良嗜好。他不抽烟、不嚼烟叶，也不嗅鼻烟。他不会骂人，也不说俚语、粗话或脏字。他既不使用意思暧昧的双关语，也不好谈论奇闻轶事。他不会放声大笑，也不会说话时让嗓门超出社交礼仪所规定的一般声调。下达命令的时候，他一付温文尔雅的仪态，不知不觉便把命令化为了请求。晚饭结束后，他和高级船员们来到船上的女客交谊室，和那里的先生女士一起唱唱歌、弹弹琴，他还帮忙翻翻谱子。他天生一副甜美动人的男高音，歌唱得那么婉转动听。音乐节目完毕，他会留下来打惠斯特牌^②。他的搭档和对手总是固定的那么几位，他们一直要打到女士们该上床休息的时候方才作罢。女客交谊室的电灯可以根据女士们及其朋友们的意愿，随便亮到多晚都行，但是吸烟室的灯在11点钟后却不允许继续点亮。当然，船上的规章制度里还有许多其他规定，但是据我所知，严格执行的惟有这条和另外一条。船长解释说，他之所以严格执行该规定，是因为他的房间与吸烟室仅仅一墙之隔，而且香烟的味道令他感到恶心难受。我不知道我们的烟味怎么会跑到他那里去的，因为吸烟室和他的房间都是位于上层甲板，无论哪里刮来的风都吹向那里，会把烟味吹散；更何况两者之

①法寻：英国旧时值四分之一便士的硬币或币值。

②惠斯特牌：一种类似桥牌的纸牌戏。又音译作“高定牌”或“千叠牌”，alanchas是文雅①

间没有任何通气的缝隙，坚固的舱壁上也不见任何小孔。尽管如此，话还得说回来，对于一个脆弱的胃而言，即便是想像中的烟味也会构成大害的。

船长这人性情温和，举止优雅，讨人喜爱，他的思想和谈吐又那么纯洁，同他所从事的这个粗鲁又专横的行当真是大不相称。这似乎是造物弄人的又一佐证。

这次返航之旅，船长的心情实际上颇为郁闷。乘客们都知道他的烦恼，也都替他惋惜。原因是，在船穿过一条狭窄难行的水道快要到达温哥华的时候，他在森林大火的滚滚浓烟中迷失了方向，让船撞上了暗礁。在你我眼中，此类事件不过是一种过失而已，可轮船公司的老板们却认为这是犯罪。船长已在温哥华的海事法庭受到审讯并且被宣判无罪，但是这个结果并不足以让人宽慰。在悉尼，一个更为严格的法庭——公司的董事会——将要审理这个案子。船长在该公司的轮船上做过许多年大副，这回是他荣升船长后的首次航行。船上的高级船员都是待人亲切而又热心肠的年轻人。他们参加乘客们的各种娱乐活动，帮助大家打发时间。对于所有乘客来说，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航行都是愉快的旅行。我们的事务长是位苏格兰小伙子，生就一股非凡的毅力。他身患疾病，从身体状况上看，他也有病的样子。但是他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总是精神抖擞，说起话来春风满面、口若悬河。因为他不提及自己的病痛，行为举止也跟身强力壮的人一样，所以从各种表面现象看，他就像不知道自己有病似的。然而，可怕的心绞痛总是时不时地折磨着他，一发作起来就是好几个小时，疼得他坐也坐不得、躺也躺不得。有一回，他为了活下来，居然同病痛斗争着站了整整24小时。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又是一付精神焕发、生龙活虎的样儿，跟没事人似的。

船上最开心的乘客要数那个一刻也不能松开威士忌酒瓶的加拿大小伙子了，他也是最有趣、最能侃的一位。他家里有钱有势，要是他能戒掉贪杯的坏毛病，本来可以大有作为，也会有许多人鼎力相助。可他就是不能戒掉杯中物，因此伟大的天赋对他也毫无用处。





第2章 望岛兴叹

编一句格言比干好一件事情还要麻烦。

——《傻瓜威尔逊的新日志》

这是海上航行的第7天。我们发现，在太平洋的万顷碧波之上，赫然隆起了一个庞然大物的模糊轮廓。那是一个怪物似的岬角，我们知道那里就是“钻石山”。它远居世界一隅，我已有29年没有见过它了。这么看来，我们快到桑威奇群岛^①的首府——檀香山了。在我眼中，这些群岛就是人间的天堂，一个多年来我一直渴望故地重游的天堂。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东西能像见到那座大岩石那样让我激动不已了。

晚上，我们的船停泊在离岸边一英里远的海面上。我透过船舱的舷窗向外望去，只见檀香山一片灯光闪烁，黑色的巨大山脉往左右两边分别延伸过去。我不清楚美丽的努瓦拿山谷，但是我知道它在哪里，还记得它昔日的面貌。当年，我们这帮年轻人常常骑着马跑进山谷里，分头搜集沙地里掩埋的骨头，那里曾经是卡美哈美哈国王^②最初开战的地方。作为一位国王，他非常出色；作为一个土著人，他也十分了得。1778年库克船长^③到达此地时，他还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国国王，可是大约4年之后，他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准备扩大势力范围了。“扩大势力范围”这个彬彬有礼的现代说法意味着对邻国进行掠夺——居然还是为了邻国的利益着想，而非洲便是展示此类善行的更大舞台。卡美哈美哈国王发动了战争，在10年内打败所有其他国王，统领了这个由9个或10个岛屿组成的群岛之国。但是他没有就此罢休，他还购买了船只，装上檀香木和其他土产品大老远地运到

①桑威奇群岛 (Sandwich Islands): 即位于北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岛，总共包括十二个火山岛，其中的夏威夷岛最大。

②卡美哈美哈 (Kamehameha) 国王: 指传奇人物卡美哈美哈一世 (1758—1819)，他本是夏威夷岛国王，后于18世纪统一夏威夷群岛，并当上了国王 (1810—1819)，与英国开展贸易。

③库克船长 (Captain James Cook): 第一个登上澳洲的英国的船长和探险家，于1778年1月发现夏威夷群岛，并命名为桑威奇群岛，1779年被当地土著用棍棒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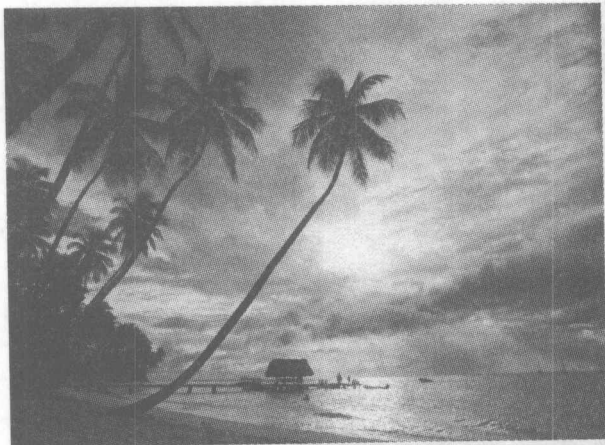
库克船长在夏威夷

南美和中国，又带回外国的布料、工具和器皿卖给土著，并且从此开启了夏威夷迈向文明的历程。这个非凡的举措在任何其他土著的历史上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土著们热衷于白人学习互相拼杀的新方法，却不会热切吸纳并积极实践白人带来的那些更加重要、更为崇高的观点。卡美哈美哈国王的历史细节表明，他总是乐于研究白人的各种观点，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会严格地区别对待供他参考的观点。

那晚，我们停泊在檀香山面前的时候，往日游历夏威夷群岛时的种种情形纷纷涌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一幅又一幅迷人的画面接连不断地出现着，我快要等不及第二天黎明的到来了。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清早，我们却大失所望，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原来城里爆发了霍乱，我们被禁止跟岸上接触。我29年来的梦想这么快就化为泡影。虽然朋友们送来了口信，我却无法同他们本人谋面。我演讲的大厅也已经准备就绪，但我却不能见到它了。

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来自维多利亚的律师，他是被政府派来处理一件国际事务的。他带着妻子上了船，把孩子们留在家中，交给佣人照顾。可是现在怎么办呢？到岸上霍乱流行的地方冒险吗？肯定不行，他们决计还是随轮船去斐济岛，在那里逗留两个星期，等待下一班船回家。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六个星期过去了，连一条开往维多利亚的船也没有，孩子们也一直杳无音信，他们自己又无



夏威夷风光



夏威夷檀木

法给孩子们送出消息。在这个世界上，制定计划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连只猫都会。可一个人置身遥远的汪洋大海之上时就会注意到：人定的计划其实跟猫定的计划也差不多。以价值而论，两者都会缩水。

我们无事可做，只好坐在甲板的凉篷下面，遥望远处的海岸。轮船停泊在波光粼粼的蓝色海面上。近岸处的海水绿

莹莹的，涌到岸边时，无声无息地碎成了一排长长的白色浪花。岸上的整座檀香山城掩映在一片浓荫下，那片浓荫仿佛是苔藓做的垫子。锦绣的山川披上了既柔和又绚烂的彩衣，几处峰峦笼罩在斜斜的薄雾之中。这一切我都认得，跟我很多年前见到的一模一样，还是那么美丽，那么迷人。

变化还是有的，不过是政治上的，我们在船上看不出。当年的那个君主制国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共和国。但这不是实质性变化，因为消失的只是过去那些模拟的盛大仪式和不必要的豪华排场，以及皇家的标记——我想，令人怀念的东西也仅限于此。上次我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模拟的君主制国家颇为奇特：要是再维持30年，它的国王就会连一个同族的臣民也没有了。

那天落日时分的景色美极了。大海一望无际、波澜不惊，夕阳的余辉在海面上划出了一条条五彩斑斓的带子：这里是一大片深蓝，那里是一大片紫红，还有一大片亮闪闪的青铜色。连绵起伏的山峦，变幻出各种各样鲜艳的颜色：有棕，有绿，有蓝，有紫，也有黑，还有几处山脊显得那么光润柔软，令人不禁想要伸手去抚摸一番，就像去抚摸猫咪柔滑的脊背。西边，那个在海上突起的长长的坡状海岬，渐渐地暗淡下去，灰蒙蒙的仿佛一个鬼怪，接着又沐浴在一片粉色之中——简直就是融入了一个粉红色的梦想里，真是虚无缥缈，似幻似真。天空中忽然飞过烈焰般的浮云，灿烂的霞光倒映在海面。这番美景让人不由得欣喜若狂、如痴如醉。

第3章 穿越赤道

哪怕当面挨上十句骂,也要比听一句靠攀高枝挣来的恭维受用。

——《傻瓜威尔逊的新日志》

从檀香山启航。下文摘自我的日记:

9月2日 那是一群群飞鱼——细长、匀称、优美、雪白。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宛如一排银制的水果刀,整齐地飞翔着。它们能飞上一百码(1码约等于0.91米)远呢。

9月3日 早餐时到达北纬 $9^{\circ}50'$ 。沿着长长的斜角驶近赤道。我们中间那些从没见过赤道的人都兴奋不已。我想,在这个世上我最爱看的就数赤道的风景了。昨天晚上,我们进入“赤道无风带”,风向开始变化不定,骤雨时降时歇,大海波涛汹涌,船身像醉汉似的摇晃不已。有时候,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也会发生,但在赤道无风带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条地球的腰带——也就是所谓的“赤道无风带”——有20度之宽,而被称为“赤道”的那条线横贯正中。

9月4日 昨晚有月全食。7点30分,月食开始。月亮被全部吞食的时候——或者快被全部吞食的时候——就像是一片玫瑰红的云彩,表面高低起伏,被一个光环围着,又从里面突出来,恰似一团草莓冰激凌。而月亮被吞掉一半的时候,又像是藏在杯状外壳里的一颗金色的橡子。

9月5日 今天中午驶近赤道。一个水手向一个年轻姑娘解释说,轮船之所以走得这么慢,是因为我们正在爬上地球的凸出部分,向地球的正中央前进。一旦越过那里往下面行驶,船就会开得飞快。这个姑娘前几天还问过他“前桅下帆横桁”是什么,他回答说那是“前部场地”,也就是船头的那片空地。那人一肚子学问,那位姑娘像是打算一股脑儿把它们全给吃下去似的。

午后,穿越赤道线。远远看去,它好像一根蓝色的缎带在大海上展开来。有几位乘客把它拍了下来。我们没有搞什么捉弄人的活动来庆祝这个时刻,也没有想出什么异想天开的点子,更没有在一起瞎胡闹,这些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在这个时候，总有一个水手扮做海王的模样，带上他的随从，从船头走进舱来，给每个第一次过赤道的人涂上肥皂沫刮脸，然后再把这些倒霉鬼从帆的桁端抛下去，丢进海里浸泡三下，好洗个干净。这真是有趣，只是大家不知道趣从何来。不，这么说不对，我们是知道答案的。这类恶作剧在陆地上永远也不会有意思。过去在船上盛行的庆祝过赤道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节目，如果搬到陆地来，没有一个是好玩的，陆地上的人只会觉得它们乏味无趣。可是等到陆地上的人自己远程航行的时候，到了海上他们就改变想法了。在没完没了的单调航程里，人的智力是会衰退的。聪明人不久就会退化到热衷于幼稚行动的程度，成熟一点的事反倒不爱做了。在船上，成年人会纵情于孩子们的游戏，并且乐此不疲，这种现象往往使人惊讶。不过，此类情形只发生在远程的航行中，因为漫长的旅途会使头脑逐渐变得迟钝、僵硬、呆板，使之失去对脑力活动的惯常爱好，这时只有瞎胡闹才能挑起人的兴趣，也只有疯狂而愚蠢的古怪游戏才能逗人开心。短途航行中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了，因为人们还来不及沮丧到这么可悲的地步。短途的乘客大多玩一种“弹子戏”，即一种推圆盘游戏^①。这个游戏挺有意思的，我们在船上玩的就是它。

玩游戏的人用的是一根扫帚柄状的推盘杆，杆的一端固定着月牙形木块。他就用这根推盘杆来推动一个茶碟大小的木盘：他用劲一推，木盘沿着甲板被送到15英尺（1英尺等于30.48厘米）或20英尺开外的地方，要是他有办法，木盘就能进入某个方框内。如果一局结束以后木盘还留在方框里，他本局的得分就按照该方框所代表的分值计分。他的对手则设法把方框里的那个木盘打出去，使自己的木盘取而代之，尤其要打掉留在代表“九分”、“十分”或者其他高分值方框里的木盘。但是，如果木盘停在“扣除十分”的方框里，对手就会设法留住它——把自己的木盘推至其后方一两英尺处，使其主人难以将它打出丢分的位置，结果无从加分。一局告终时，可能参加者各自都把自己的四个木盘送进了得分的位置，也可能有的木盘碰到了粉笔线没有得分，可最终的结果常常是：大家纷纷落马，方框里连一个木盘也没留下。不论结局如何，分数照记不误，游戏也继续进行。游戏以一百分为满分，玩一次的时间视参加者的运气和游戏时海上的状况而定，从二十分钟到四十分钟不等。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游戏，当木盘碰巧进框的时

①推圆盘游戏（shovel board）：一种常在甲板上进行的游戏，参加者用木棒将木块或铁制圆盘打入标线区内。

候，观众们就热烈喝彩，当木盘不幸打偏的时候，观众们就哈哈大笑。这是个技巧型的游戏，可是轮船不安分的运动也时时在妨碍着技巧的发挥，于是这个游戏就带上了不确定的因素，是输是赢在很大程度上得看运气的好坏。

为了角逐出“太平洋上的冠军”，我们举行了两次隆重的锦标赛，几乎所有的男女乘客和船员都参加了比赛。大家在极度的开心和兴奋中度过了许多天，当然也累得要命，因为这种弹子戏实在是一种剧烈运动。

9月8日 星期天 我们几乎是只向南航行，每天只穿越两个经度。今天早晨，我们到达格林尼治以西178°，旧金山以西57°。明天我们就要接近地球的中央了——一处西经是180°、东经也是180°的地方。

那时，我们肯定要减去一天——从生命中减去一天，而这一天将永不再来。我们会在命中注定死亡的那一天开始之前早一天告别人间。在天堂的无尽的岁月里，我们将永远落后一天。我们总是对别的天使说：“今天的天气不错呀！”而他们总会纠正道：“不是今天，现在是明天呢。”我们始终会处在一团迷惑之中，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次日，这件事真的发生了！昨天是9月8日，星期天，可是船上升降扶梯口的公告牌显示，今天已经是9月10日，星期二啦。想想真是古怪，叫人感到不太舒服。细细琢磨起来，这简直不可思议，让人根本无法理解。当我们经过180°子午线的时候，我的家人在船尾留在星期天里，而我在船头已经进入星期二了。他们在9月8日吃着半只新鲜苹果，我在同一时间吃着苹果的另一半，不过已是9月10日，而且还能发现它已经不太新鲜了。家人们的年纪跟我五分钟前离开他们时一样大，我却又老了一日。他们还活在从他们身后延伸了半个地球并横亘了太平洋、美洲和欧洲的那一天里，而我活在其中的这一天，在我的面前展开，跨越了地球的另外一半。从体积和面积来看，这两天大得惊人，显然比我们从前过的日子太多了。以往的日子跟它们一比，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两天之间的温差很显著，他们的那一天更炎热，因为他们的位置离赤道更近。

快要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时候，统舱里降生了一个孩子。这样一来，人们便无法断定他出生的日期。护士认为是星期天，可医生认为是星期二。这孩子也就永远弄不清楚自己的生日了。将来遇到“生日”这个问题的时候，他



太平洋上的岛屿